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with color. A man in a white robe and dark vest holds a sword. A woman in a red cape and blue tunic stands beside him. A child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.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stylized clouds.

# 蜀俠奇緣

還珠樓主 著  
下

花城出版社

# 蜀 侠 奇 缘

还珠楼主 著

(下)

# 蜀 侠 奇 缘

还珠楼主 著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)

广 东 乳 源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875印张 31万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60—0611—X/I·555

定价：5.75元

## 第五回

劳燕竟同飞 迢遥关山浓情似酒

匡床容小憩 迷离春梦美意如云

话说孙同康一听心上人相召，必知自己痊愈，且喜不曾装病。本就相思欲见，无暇再顾别的，忙同走出。才出石门，便见孙、司二女对坐窗前，正在争论。孙毓桐手上还拿着两封柬帖，内中一封极似所失之物。耳听青璜说：“我先不知细底，也和大姊一样心思。嗣听家师和明弟先后之言，才知事由双方作茧自缚，已历三生，无可解免。幸得白、朱二老大力相助，终于成就。逆数而行，徒生枝节，何苦来呢？”孙毓桐只答了一句：“我自有区处。”随将两封柬贴，从容揣起。

孙同康听得逼真，人也近前，便向二女称谢救助之德。

司青璜让坐笑道：“大家仗义扶危，何谢之有？我请孙道友相见，原为昨夜回去，家师叔灵灵子飞剑传书，说周铁瓢师兄前虽犯规被逐，但他怀念师门恩义，始终虔敬，每日暗中求告，已历多年，平日又广积善功，勤于修为。本定宽免，准其重返师门，因是苦难未满，该有妖僧之劫。

“家师叔忽有海外友人飞书相请，事甚紧急，必须一往。虽然延迟了半年，实已心许。家师又早算出内中因果，故置

不问，致有日前之事。因道友为了救他，几遭不测，现虽获救重生，元气大伤，非另寻到一种灵药，不能复原。从事修为。事应三月以后，入川路上始有遇合。前失爱马雪龙，也在彼时复归原主。而大姊与道友，也有屡世夙约须践。家师命我转告，令照所附柬帖行事。不料大姊不听，只允留你在此，调养到能照前运用那一铲一剑上路。对家师所说坚执不允，我也难与力争。现在柬贴已被要去，我还要回山复命，并有他事，你二人自作商计！”

孙毓桐默坐在侧，意似不悦。司青璜说完，含笑作别。孙毓桐止住孙同康，独自送出。二女走到栖凤坪崖口，又争论了一阵，司青璜方自飞去。

孙同康等孙毓桐回转，侧顾紫、青二女俱已他去，刚起身叫了声：“姊姊”。孙毓桐令坐，正色说道：“同弟，你这次入川，拜谒前生师长，心志坚诚与否？”

孙同康脱口答道：“我一个浊骨凡夫，好不容易遇到这等旷世仙缘，焉有怠忽之理？”

孙毓桐道：“那你对我想必也信服的了。”

孙同康道：“姊姊对我深恩厚谊，生死无不惟命，其止敬信而已！”

孙毓桐微喜道：“实对你说，我二人原有屡世渊源，情分甚厚，对此情形，你定可看出。不过我二人有一难题，我意欲以人力解免。只能听我的话在此调养三月，候你能重用飞剑时起身，我再助你往巫山寻到那株仙草。服后你先往峨嵋拜师，等你道成归来，不特仙业可望，并践前生之约。从此常在一起修炼，以至飞升，地老天荒，永不分离，但你如似昨日医伤时所生妄念，我却厌恶，不再理你。朱仙师柬帖暂

存我手，到时自与你看。只照我言行事，必有大益，你可能心口如一么？”

孙同康明知那两封柬帖与己有关，照这口气和自来相待情景，心上人也必是前生爱妻无疑。一则把对方敬若天人，爱如性命，丝毫不敢违忤，也不舍违忤。又想对方已是飞仙一流，纵令前生爱侣，结有盟约，也必不肯再论嫁娶。便自己幸遇仙缘，此时志切清修，也不应再有室家之念。虽然爱她过甚，不免醉心情动，只是妄念时起，不能自己。本来连常日相聚，都是万分绝望之事，难得她自己吐口，意似不作世俗儿女之私，将来便可长相厮守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多恩爱的夫妻，也仅二三十年美满，转眼老丑，终为枯骨。似此天仙化人，能与之合籍双修，终古不离，真乃几生修到！同康闻言，自是喜出望外。但想起仙柬被她取去，不知所言何事？又不便明言索观，还有人已痊愈，如何飞剑不能运用，也觉奇怪。方自寻思，忽见孙毓桐似因自己沉吟未答，秀目微嗔，隐含薄愠。惟恐误会，忙答道：

“我对姊姊实在衷心敬爱，但想仙凡分隔，即便将来有点成就，彼此不同门户，至多偶然来往，只恐连似此时这等长日相聚都难，每一想起，便自发愁。想不到竟是几生至交，又蒙姊姊眷念前生情谊，允我此去如有成就，便可同修仙业，万分感幸。小弟不才，向道尚属坚诚，如何敢生别的妄念？我早说过，只姊姊有话，生死无不惟命是从，何况其他！我是在想朱仙师命我赶急由水路入川，开视仙柬，偏在中邪以后，自觉人已痊愈，姊姊却说三月后始可运用。还有雪龙忠心灵慧，此时才知它并未自回这里，也甚悬念，欲请姊姊示知罢了。”

孙毓桐方改笑容道：“此事因果，说来话长。你我之外，尚有几家至友与我们经历全差不多。前生本可完遂仙业，只为最初一世发愿太宏，以至连生波折。幸蒙白、朱二老和一位姓乙的老前辈夫妇，始终维护，历劫三生，幸未失坠。这四位老前辈，一半为了玉成我们，一半也为当初一句戏言，必欲为修道人留此一段佳话，一切行事均早安排。

“他虽命你早日入川，实则事已算定，特意令你赶来，会合诛邪、不特束囊外开视日月，事前隐去，便内里也是一张白纸。仅将近事现出一半，底下尚待到时才现。我本不应私自取视，一则你我盟缔三生，情如一人，二则日前你服药睡熟之后，石家二姊忽然飞临，说九寒砂阴毒非常，沾上一点，便无生理。因你秉赋至厚，曾服白阳灵药，又得法宝仙剑防卫，侵入不多，当时虽不免于苦痛，只经我用真气度入口中，将邪毒吸出炼化，再用丹药调治旬日，即可复原。

不料阴错阳差，先是纪道友受了青璜姊之托，知你此厄难免，为好心切，来援之外，又向他毕、花二位义姊要了一粒灵丹，与你服下。痛苦固然免去，无如韩仙子坎离丹虽有追魂夺命之功，终嫌稍微霸道。常人中毒，固可起死回生，你却吃了本质太好的亏。如任其自生妙用也好，偏我见你归时面容苦痛，关心太切，既不知此丹细底，又未看出你痛渐止，带了一点做作。未暇寻思，拚耗真元相救，将我真气度入你口，欲将馀毒化净，使其下泻。等到发觉你已渐好，无须如此，忙即撤出时，药力正与邪毒阴寒相战，吃我真气相逼，成了一体。此时我对你又气又怜，跟着六妹来访，未及详查。石二姊来时，药力已带同馀邪补入精气血髓，贯注全身了。这样痊愈虽快了些时，内伤却是不轻，本身真气已不能

驾驭飞剑。即便百日之内，体中馀毒吃药力徐徐化净，你真元已大损耗，想修上乘仙业便自难望。

“我闻言自是忧急，忙即回房查看。忽发现你胸前柬帖所现字迹，竟有令我观看之言。取出一看，竟有两策可以补救。内中一条，我因前生与你同时转世，饱受俗累苦厄，自非所愿，暂时不与你看全文，也由于此。且喜今生转劫既早，又先修炼有成，料你对我情重听话，略为变通前约，彼此都好。决计舍了第一策，照第二策行事。我知朱、白二老言出必践，柬帖虽示二策，并非指明由我选用，也许还有深意。但想我志已定，二老或能怜我苦心，不强人以所难。反正你在入川路上，非先将灵药得到不可；沿途偏多妖邪左道巢穴，便我同行，你无力防身，也极可虑，为此才留你将剑练好再走。

“你那爱马雪龙，原是仙种龙驹。因你久困未出，犯了烈性，正欲犯险往探。途遇一小妖徒由远处赶来寻师，望见妖阵已破，同门妖党正被纪、司二道友追戮，警觉隐避，欲待人去再逃。本心想伤此马，偏生此马闻出他身上邪气，竟生仇视，先装驯善，冷不防猛扑过去，连踢带咬。妖徒正喜它神骏，不料如此狡诈猛烈，骤出意外，竟为所伤。无奈藏身土崖凹中，外有强敌，那马又极灵警，得手之后，立即纵退。虽然落地便吃禁住，相隔已八九丈，恐被仇敌看破，只得停手，正待少时惨杀出气。马为妖法所禁，身不能动，一味怒吼急嘶。妖徒情虚发急，意欲冲出逃走，乘机再伤此马。这一跳，恰值纪师弟一位姓方的好友寻来，杀死妖徒，将马救走。你到巫山即可寻回，无足为虑。”

孙同康才知究里，自依然言行事。二人屡世爱侣，经此



一来，情更亲切，孙同康更志得意满，欢喜非常。只是爱根太深，虽然守着前约，又知事属两害，不敢再作销魂之想。长日守着爱人，终未能免俗，想要温存亲热，又恐触怒。几次询问前生经过，心想对方只一说是夫妻，便稍微放肆，略亲玉肌，总可如愿。那知才一开口，便吃岔开。本来笑语温柔，反变作一脸庄容。再问便有愠意，枉自心痒难搔，无计可施。继思人贵知足，只是两三世夫妻，终可有望，操之过急，反而不妙，便不再往下说。

欢时易逝，晚饭后时已午夜，他依然恋恋不舍就卧，后经孙毓桐连说：“你邪毒已入骨髓，休看近日精进，此时体力转不如个寻常好人，不久尚须缓缓练剑，必须静养。我常共往还的姊妹无多，此三月中，我不再出门，日常相伴，何在此片时之聚？”

孙同康知不能违，便装老脸，仍往孙毓桐居室走去。已然走到，未受阻止，心中暗喜。坐向榻上，见玉人师徒无一随来，忽想起：“此间房舍甚多，床只一张，决无同卧之理。也许有意让我，她却迁往别处。占人居室，不特于心不安，相隔再远，反不如同居此楼，还可常日晤对。并且话已言明，无甚嫌猜，以后越处越情深，有时就不出见，也可涎脸借故进来寻她，岂不比这强些？”正悔弄巧成拙，紫、青二女忽将前住室中卧榻移来，不禁大喜。忙趑过去，故意悄声询问：“这是我睡的么？”

紫燕抿嘴一笑，悄答道：“师叔不是喜欢住在这里么？”还要往下说时，青萍低斥道：“紫妹罚你还没受够么？”

紫燕含笑未答，青萍随改装容道：“师父新辟此洞室不久，专为独居修道之用，除石、司三位师伯外，更无第四人

涉足。这次救人心切，匆迫之中将师叔直带到此。初意今晚移回原处，适见师叔愿住此室，本非所喜。后来一想，三生至谊，本无所用其避忌，同居一室，调治也方便些。只是师叔法力灵智未复，前生经过仅凭猜想，师父现又不肯明言。适命弟子移榻来此，转告师叔：屡世情分，喜得常见，不舍离开，也是人情。同居无妨，只须守定适才信约，相知以心，相对以礼，务以仙业为重，免得师父许多疑难，彼此都好。

“跟着周道长来访，师父往峰下孤桐小筑见客，少时便归。就师父性情为人，弟子深知，逆她不得。这次双镜合璧，弟子等将来也同沐恩惠。师门大德不必说了，便对师叔也极忠诚，极盼合籍双修，同证仙业。如想博得师父欢心信赖，便请依言安卧养息，日久疑念全消，自更亲密。如被觉出师叔心念不坚，虽以夙世盟约，不致决裂，必多防间。当师叔未成道以前，恐连见面都难。师父生自富贵人家，人又爱好，素喜布置园林居室。无事便即修为，至床榻衾枕，只是积习犹在，备作陈设，用时绝少。室中坐具又多，本可无须添此一榻。师叔稍为寻思，自知用意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又是喜欢，又是内愧，红着一张脸连声应是。二女走后，便去小榻上坐定。为想博得心上人欢心，试一用功，真气才一运行，立觉周身有如千万针刺，奇痛麻痒，万难禁受。回顾剑置桌上，再试一运用，又觉其力绝大，驾驭不住。幸是神物仙兵不害主人，应变又快，否则还许受伤。就这样，人已累得喘汗不止，果知厉害。

方就榻卧倒，忽见孙毓桐走来，见面便嗔道：“同弟怎不听话？看你面色，必是妄动真气所致。幸本质甚好，不然又须多受苦痛。今日如能用功，也无须再此三月了，莫非还

不信我么？”

孙同康见她一面说话，一面用手按住自己，不令起身，玉容虽带嗔意，言动均极诚切，深情自然流露。回忆经历，由不得心中一酸，强笑答道：“我怎会不信姊姊！倒是适才姊姊只管对我恩情深厚，因我敬爱太深，又是凡人，夙世深盟，既已得知，言行不免放肆，于是心迹未必全蒙见信，为此愁急，意欲用功以见定力。不料稍为一试，便这等厉害，当时虽然觉痛，已转好了。”

孙毓桐道：“你此时真气还运行不得。经此一来，又须多延些日始能用功了。如肯听话，请安眠吧！”孙同康依言，合目安卧，暗中调息静心，一会也就睡去。

次日醒来绝早，见孙毓桐端坐榻上，正在入定，方想饱餐秀色，不去惊动，人已回醒。紫、青二女也相继走进。盥洗之后，往前楼坐谈了一会。另一年纪较长的侍女白波来报，说周道长已在香菱榭相候，石、司两位仙女也就快到。孙毓桐笑道：“今日为同弟压惊，并三四知交，同聚小饮，就便一游此间全景，我们走吧！”随引孙同康走往峰下，一路游览过去。

孙同康见当地美景甚多，无一不是因势利建，别具匠心。侍女除白波外，尚有二人也均清丽绝俗。宴客所在乃是就着坡上平地 and 峰半泉瀑，开辟出的一片陂塘，中建水榭，并植大片芙蕖。四外垂杨环绕，倚山临水，颇多佳趣。水榭大只三四丈，有一赤栏小桥，与岸通连，轩窗四启，荷香暗度，陈设也极清雅。

行到桥上，方自极口称赞，孙毓桐笑答：“我只未能免俗，每到一处，必要布置兴建而已。昔年大雪山故居，且比

这里强得多呢！”话未说完，周铁瓢也迎了出来，见面叙礼，先谢相助之德，同去里面落座。

一会，武当七女中的缥缈儿石明珠、女昆仑石玉珠姊妹和司青璜一同飞来。谈不几句，司青璜便拉孙毓桐，去向一旁密语。孙同康觑二女，又似争论前事。微闻司青璜道：“大姊固执，终归无用，甚或白受苦难都不一定。”说完一同入席。

宾主言笑甚欢，直到午夜方散。行时石明珠忽问孙毓桐道：“闻说巫山灵药虽已结实，你们行期却须记准，不可大意呢！”说罢别去，二人也回洞室同居。

由此孙同康便在当地静养，孙毓桐因已决计入川，有伴同行，当可无虑。过了月馀，方令练习飞剑。暗查孙同康对她虽然万分敬爱，居然心志坚定，不生妄念，还自喜慰安心，不再防闲。那知三生爱侣，劫后重逢，对方与心头爱宠日常相处，言行谨飭全由勉强克制。爱苗固是日益滋生，便自己也由怜念之中，眷言旧好，暗起情波。此时自是无事，一到魔头潜侵，也照样入网了。

前半月石、司二女仙还常来楼中小聚，自从练剑以后，便各说有事，不再来晤。二人日常相聚甚欢，也未觉意。光阴易过，一晃三月将近，孙毓桐才说：

“同弟！你此时馀毒虽净，真元大亏，如非先服白阳灵药，休说他年仙业，连飞剑也难再用。你以前练剑何等容易，现在连练月馀，并还经我日夕指点，除防御较熟外，功力反不如前，此中利害当已觉出。你仗以复原的一种仙草，名为兜率仙芝。此乃灵空仙域奇珍所结种子，偶随罡风吹坠人间，非得山川灵气不会生长，结实更无定期。

“蒙白、朱二老指示，现在巫山神羊峡后白龙涧危崖之上产有一株，灵实已结，就在这十数日内成熟。虽然知者无多，但是这类灵药仙草均有神物护持，涧底妖蜃甚是凶狡，守伺此芝已有多时。既须防他情急变计，不等芝实成熟便自吞吃。而那一带多是有力妖邪盘踞，定要经过。你那爱马雪龙，也在左近山中。如行另外一策，我二人便须迟却一二甲子仙业，是否再转一劫尚自难料。反正一样犯险，为此想下两全之计。为防万一，明日便要起身。虽你功力不够，所幸法宝飞剑均是神物，自具灵异威力，又有我同行，当可无虑。”

孙同康问出，采得芝实便要分别，相见何日尚自难言，虽然依恋，但是此行关系仙业成败之分，其势不能不去，只得力请照仙示所定日期赶往。

孙毓桐却因中途险阻颇多，恐有延误，坚持提前三日起身。当夜并和孙同康明说：“迟早终须一别，何如早日寻求仙业，作那久远之计。我和你不舍分离，多聚三数日也是好的。休看起身早了三日，我仍照预定日期计算。闻说凝碧仙府常时闭关，外有七层云带封锁。你虽在前生已得师长恩许，因白、朱二老那封仙柬，字迹隐现莫测。外面写有送呈妙一真人之言，中途又现开视日期任我查看。

“内里共是两纸，除一纸现出半张字迹外，另一纸必是令你转呈师长的信，竟是全白，其中必有深意。是否你一到仙府，便可叩关求见，也自难言。到时如有阻滞，我再在附近寻一洞室住下，助你设法求见。直等你进了仙府拜师之后，再行回来。候你道成相见，总该对你的心思了吧？”

二人相处既久，情爱愈深。男的固是魂销握别，肠断将离，便是女的也会觉得会短离长，情怀难遣。加以孙同康日夕

晤对，终守信约，只是爱极情痴，寸步不离，全神贯注在孙毓桐身上，并无丝毫失检之处。这时惜别情殷，愁肠若结，无形中便多了好些怜念。

孙同康早断定心上人是前生爱妻，时以不能一近肌肤为憾。这时见她慰勉殷勤，词意肫切，只管笑语温柔，偏是秀眉黛锁，明眸波流，似喜似愁之中，隐蕴着无限深情蜜意。当此宝镜明灯之下，对着这等绝代容光、前生爱宠，怎不意融魂痴，爱而忘死？当时越看越心醉，爱极忘形，情不自禁，忸怩着说道：

“姊姊对我深情厚恩，百世难忘，不怕见怪，我对姊姊实在爱极，别无他求，也更不敢有什么妄念，只是别远会稀，未知何年再得重逢。心实难舍，想求姊姊开恩，许我稍为亲近，以慰别后相思，感激不尽。”

孙毓桐原坐在小榻对面琴几之上，孙同康说时，人早离榻而起，挨近前去，边说边把身子往前一凑，挤坐上去。话未说完，孙毓桐见他口说着话，试探着挤坐上来，两眼看定自己，满面乞求之容。本想阻止，继一想，明朝南浦，相聚已无多日。又知前生夫婿最是情痴，未能免俗，原在意中。好在道心坚定，竟守信约，不似前世苦缠，别前稍容亲近，无关宏旨。念头一转，又觉可怜，便把身子一偏，容令并坐。刚说得一个“你”字，不料孙同康热情蕴蓄太久，稍假词色，立如渴骥奔泉，不可遏制。再见对方玉涡红晕，妙目微瞋，似愠似喜，更带着两分浅羞之状，越发心荡神迷，就势拥抱了个满怀。

孙毓桐见他热情奔放，更无顾忌，因有可怜成见，还不知对方前此三月以礼自防，全出勉强，危机早已隐伏。时机

到来，一发不可复制。只想长别在即，心肠一软，不忍变脸斥责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作什么？”

孙同康看出对方情深心软，此举虽非所喜，决不致因而决裂。何况百日渴望，稍作肌肤之亲，死也无憾。此时暖玉温香，居然入抱，最可喜是心上人并未真怒，如何肯舍？闻言不特没有松手，反而搂抱越紧，一面不住亲热抚摸，口中急喊：

“朱仙师早有暗示，姊姊和我屡世恩爱夫妻，理应重圆旧好。只为姊姊仙业已将成就，我恐姊姊生气，不敢轻易明言。我也向道心坚，只期将来合籍双修，永不分离，并无世俗之见。只是爱逾性命，时想和姊姊稍为亲热，恐生误会，始终不敢。今当别远，情不自禁。姊姊心志我必遵从，此时却是任凭姊姊打骂，我也非爱个够不可了。”

孙毓桐先还想行法解脱，及听这等说法，以为他早得仙人指教，已知细底，为了尊重自己，非但同居一室，不生杂念，并一言一动，也均发情止礼。这时实为相爱太深，又当远别在即，情不自禁，本是连共三生患难的恩爱夫妻，容稍亲爱，也不为过，又不是有什么无厌之求，何苦使其难堪，事后相思莫由慰解！当时心又一软，便未强行禁解，只佯怒道：“你怎如此俗法，被人撞来看见，是什么样儿？再不放手，我就生气不理你了。”

孙同康知道再闹下去，难免触怒，所幸此端已开，日后仍可伺便亲热，还是适可而止的好。仰望心上人，颊晕红潮，轻嗔薄怒，更增美艳。尤其是樱唇款启，皓齿微嫣，一双妙目注定自己，隐蕴着款款柔情，端的令人爱而忘死。立即乘机说道：“我听姊姊的话，但求许我再亲一下。”随

说，早扑过去，嘴对嘴亲了一下。

温香微度，意犹未尽，正待抱紧意意温存，孙毓桐满面含嗔道：“你疯了吧！”随说，伸手微推，人便离身而起。孙同康见她面色忽变，当是真怒，深悔太过，好生惶急道：“姊姊莫生气，我下次不敢了。”孙毓桐嗔道：“这还有下次么？这大人也不害羞。”说完，忍不住回眸一笑。

孙同康见未真怒，心又一荡。正想涎脸凑近前去，孙毓桐妙目微瞪道：“你如再闹，莫怨我永远不理你。青萍来了。明日便要起身，还不睡去？”

孙同康刚诺诺连声坐向榻上，随见青萍持函走进，说道：“石二师伯，昨往成都访友，遇见峨嵋派女仙申若兰，恰值同行有人要回黄山，托其带来一信，师父请看。”孙毓桐先前面有喜色，及将信接过，看完立转愁容。吩咐青萍，速催紫燕将孙同康路上食用各物，提前准备停当，等天未明，便要起身。

青萍领命去讫，孙毓桐不俟孙同康开口，便先说道：“申若兰乃我多年至交，适才来信，说巫山诸邪中有一个最厉害的，近炼“十二都天神煞”已将成就，令我留意。为此变计提前，算好时刻，乘着妖人炼法正在收功吃紧之际，暗中穿越过去，以免变生不测。只将兜率仙芝采得，便不怕他了。别的妖邪均非所计，只此一关难渡，再有两个时辰便须上路，你速安卧养神要紧。”说罢，便往外走。

孙同康那知厉害，正在回味适才快心之事，孙毓桐似已发觉，回身嗔道：“我知你睡不着，还须我为你行法催眠。也不知事有多大，我此时多忙呢，真个气人！”

孙同康闻言内愧，待要辩白，孙毓桐纤手已抚向头上，



同时口中塞进一粒丹药，隐闻异香，方想就势亲她一下，觉着手沉身软，心神微一迷忽，便自睡去。隔了些时醒转，紫、青二女已将随身衣包粮食收拾定当，连忙起身洗嗽。孙毓桐已换了一身玄色紧身的劲装，越显得双肩秀削，腰如约束，亭亭玉立，妙曼如仙。孙同康深悔昨夜不曾抱她一抱，二女已请往前楼进食。吃完时已丑初，二人便同起身。

孙毓桐路上说起：“神羊峰在巫山玉女峰西乱山之中，本系妖人阴阳叟的老巢。此人性素和易，采补也不伤人，与别的妖邪狂傲自大专害生灵不同，又喜帮助同道。左近多是妖人窟穴，有的还曾得过他的好处。他在慈云寺斗剑，为峨嵋群仙所诛，死后有人发现他的遗书，曾有再来之言。

“群邪与他原多交好，又怕他法力难惹，所遗老巢虽风景清丽，至今无人敢于入居。白龙涧便在他老巢之后，地势既险，又恰在群邪环踞之中，任走何方，俱不免于相遇。因隔太远，飞行破空之声，更易被其警觉。所幸仙芝产处隐秘，众妖人为对阴阳叟示敬，相约不得动其一草一木，并代防护，严禁外人涉足，只能暗中到达，立可成功。

“此去这一路，必须经过铁镜峡。当地住有一个妖人，名叫鸠道人，最是厉害。虽是左道妖邪，因为诡诈阴柔，当正邪各派互斗正盛之时，他受了摩诃尊者司空湛指教，知峨嵋、青城两派，虽以积善诛邪为务，并非不容异派存留，只要隐迹潜修，恶迹未著，决不无故欺人，再能改行向善，遇事反到得他助益。敌人势盛之时，千万不可招惹。

“鸠道人由此惊惕，多少年来不曾出山一步，向约他出山的同道声言：‘不论何派，均是玄门一脉。我只在此独自清修，为防受累生事，连门人也不收，但决不受欺凌。常人樵